

外光

靜笑了，笑得好開朗，眼神煥發光芒，修遠搔搔頭，靜仍在笑，下巴微微上揚，頂起鼻子，好俏皮。

修遠完完全全被迷住了。

「你要怎麼過這個 summer vacation 呢？」靜說。

「聯考就要到了，要認真準備。」修遠說。

「哼！我才不信！」

「啊！被你戳破了！這個暑假，我好想整天聽音樂，多讀幾本課外書，放鬆放鬆，否則高三開學，就要變成千斤頂，去扛聯考壓力，就沒有時間了。」

「整天看書聽音樂，你不煩啊？」

「是啊，是有厭倦的時候，所以才約你出來，要不要，去弗洛伊唱片行找老闆聊天，他叫 phil，人很有趣，什麼音樂都聽過，簡直就是本音樂辭典，還有很多 CD 可免費試聽。」

「百貨公司那邊人太多，會被我爸醫院的人發現。」

「那去紅毛潭晃晃。」

「太遠。」

「再去喝咖啡？」

「花錢的不要。」

「那妳說？」

「我家。」

靜腳踏車立刻就走，修遠緊跟後頭，內心忐忑，不敢亂想，靜的髮尾在飛揚，彷彿風細心修剪過。快到噴水池前，靜又入小路，掠過古廟，來到大六叉路口，停在一棟老洋房前：

「等一下，我找鑰匙。」靜說。

每天上下學經過，修遠對這棟老洋房有印象，卻從未曾好好觀察，從一樓廊柱往上看，立面猶如數學課本之幾何圖形，方形及長條形平衡對稱，三樓有一排欄杆，簡潔帶秩序感，屋頂最上緣，陽光以極險峻的角度刺入瞳孔，修遠揉了揉眼睛，看到：穿藍綠色舊衫的婦人，一手撐粉紅花陽傘，一手牽甜白圓帽小女孩，走過樹影下，鳳凰木枝幹伸展出來，鬱鬱擒捉整個藍白天空，風悠悠地吹，修遠覺得這畫面：似·曾·相·識。

「喀啦」一聲，鎖開了，靜推開鐵門，聲音極尖銳極痛苦，鉸鏈久望油之滋潤，修遠跟著靜跨入，高敞天花板，磨石子地，霉塵味撲鼻：

「這是我外公的房子，他是逃城最棒的醫生，聽長輩說，日本時代，外公常騎著腳踏車，提著皮箱，裡頭裝醫療器材，看哪裡有需要，就去救助；如果遇到美軍轟炸，有人受傷，外公會到防空洞去醫治傷患；如果病人家裡窮，外公就不收錢。」靜說。

「你外公人真好。」修遠說。

「是啊，他絕對是個好醫生，不像現在的醫院，以賺錢為目的，不顧人的死活。」走過空蕩無物，修遠碰到樓梯扶手，好冰涼。

在二樓，修遠被天花板深深吸引，正中央的玻璃燈華麗無雙，花紋繡飾了神龕、傢俱、地毯：「這裡是客廳，我童年的 playground，貴重的東西被搬光光，很寂寞。」靜沒多留，步上三樓，靜指向走廊盡頭：「那是我的畫室，你不准進去。」且順勢推開身旁的門：「小時候，我跟爸媽就住這間。」床鋪衣櫥滿綴雕花，半浸於黑暗，靜到角落取出吉他，拂拂灰塵撥了撥弦清清喉嚨：

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
I asked my mother, what will I be
Will I be pretty, will I be rich
Here's what she said to me.

Que Sera, Sera,
Whatever will be, will be
The future's not ours to see
Que Sera, Sera

「好聽嗎？」靜問，屋外車聲撞進來。

「好聽！好聽！這首歌，國中導師教我們班唱過，我記得還有〈Yesterday once more〉這首歌。不過，當時我跟一個叫臭蟲的同學，瘋狂愛上重金屬，相較之下，這些老掉牙的歌，速度慢又沒什麼起伏，好無聊。」修遠說。

「你真個怪人，讀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已經很好笑了，還聽什麼重金屬。」靜說。

「你剛才唱的那首歌，應該要給女孩子唱，那時國中導師叫我們男生唱，怪怪的。未來會發生什麼事，誰會知道？而且，還有一個奇怪的 Que Sera, Sera……」

「Que Sera 是西班牙文，意思是：由他去吧！」靜說。

「原來如此，管他 Que 什麼 rara，我要說的是，這首歌真的、真的要給女生唱，你的聲音好輕柔，像雲在空中輕輕飄，實在太棒啦！」修遠說。

「張修遠，你不要說謊。」靜轉身，拉出小板凳，坐到梳妝台前，大片窗簾遮蔽了陽光，縫隙溜進來的光些些許許些許，足以讓修遠看到鏡中的靜，側著左臉，轉至右臉，鼓起臉頰，雙眼怒瞪：

「為何一直看我？」

「我是看鏡子，不是看你。」

「你這個 liar！」

嘩————靜拉開一整排窗簾。

「光好強，我眼睛好痛！」

「說謊的人眼睛會瞎掉！」靜重又拉上窗簾，坐在床沿：「小時候，我最喜歡坐在床沿，看媽媽化妝，當她拿起粉餅撲臉時，就會 tell me a story，說我們這個家，過去是西城門，上頭有座樓閣，拜的是媽祖，當太陽升起，陽光照耀牆壁，反射在神像的臉上，那景象，就像媽祖抹粉。」

「好美，妳媽媽一定很漂亮。」

「當然，比我美多了。」

「這讓我想起一件事，你也知道，放學後，我要騎腳踏車到逃城驛搭火車回打邈，有時候，我會走有媽祖廟的那條小巷子，經過某一段路，常有道光射入我眼中，這樣一次、兩次、好多次。有一天，我終於停下來，抬頭，看到樓房的二樓，有間破舊廳堂，拜祖先的那種，我看到，陽光午後斜下來，到某個角度，剛好照在廳堂外頭的古鏡上，然後，再反射到底下的巷子，就是我看到的那道光，這情景，跟你媽說的 story 很像。」

「很好，你說的很好，但我故事還沒說完，張修遠。」

「不好意思。」

「第一次聽媽祖抹粉的 story，我覺得很有趣，但我媽只會講這個，每次化妝都講，我聽得好煩，懸在床沿的兩隻腳就踢啊踢的，後來我終於忍不住，伸手去搶口紅，被打了一下手，口紅掉到地上，斷了，沒救了……過幾天，我跟爸媽就搬離這裡，我媽再也不講那個 story 了。」

靜回頭照鏡子，修遠不敢偷看，仰頭環視幽暗的天花板，呆想靜小時候，腳亂踢亂踢的可愛模樣，就像兩朵雲在嬉遊……

「Do you like me？」靜回頭凝視修遠。

修遠縮成蛹，被握在手中。

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喜歡我，因為，我是男的！」靜回身，撫弄小貝殼木雕，拉開抽屜，拿出一支墨筆，在嘴唇上畫兩撇淡淡的鬍子：

「我媽懷孕的時候，肚子尖，胎動厲害，外公和爸爸都認為，我一定是男的，沒想到，生出一個又黑又醜的女嬰。」

靜笑了，修遠勉強跟著笑。

「如果我是男的，你還會喜歡我嗎？」靜雙眼定住修遠。

「這好難回答、好難，如果你還是現在的你，不是別人，我就會。」修遠說。

「所以你喜歡男生啊！」

「不，我喜歡的是你，跟男女無關。」

「哼！你就跟我爸一樣矛盾，說話顛三倒四。你知道嗎，張修遠，我爸不喜歡我，我長得再漂亮都沒用，因為我是女的。」

「現在不是提倡男女平等，生男生女有什麼差啊！」

「笨蛋！你不懂！」靜搥了修遠一巴掌。

靜再次回頭照鏡，修遠臉頰熱呼呼，微微腫脹，只見靜表情凝重、越來越凝重，從口袋拿出手帕，拭眼角，再將假鬍子抹去。

「對不起，我太衝動了。」靜突然笑了，眼睛煥發光芒，微微揚起下巴笑、俏皮地笑、腳步輕快地笑，爬一極陡樓梯，來到頂樓陽台，盆栽零落空置，花架荒廢許久，連殘餘的枯藤都沒有。

「我媽說，這棟房子剛蓋好時，若天朗氣清，中央山脈就像在眼前，冬天，甚至看得到山頂的積雪。」靜說。

「怎麼可能，中央山脈離逃城很遠耶！」修遠說。

「現在逃城空氣差，四周又被樓房阻擋，是看不到了。張修遠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過去逃城可是很漂亮的，就像 C 畫中那樣，就像山頂的雪那麼白。」

「過去真的比較好嗎？古早時代，交通不方便，人都吃不飽了，怎麼會比現在好？」

「聽長輩說，過去的逃城十分乾淨，房子街道好漂亮，晚上門不用上鎖，治安非常好，大家守信用不怕被騙，那真是逃城的黃金年代。」

「你們逃城人都這樣，總認為過去比較好。」

「我沒經歷過那時代，但我小時候常聽外公說，過去的逃城有多好多好，我相信我外公，尤其跟現在比……張修遠，你沒有看到戲院，在中正路往文化路那邊。」

「有嗎，那是戲院嗎？」

「不相信？我帶你去！」

靜牽起修遠的手，踢踏快步下樓，出了門，放開手，穿越大六叉路口，中正路街屋夾峙，修遠每天來回，不知靜的轉進去的方形入口，二、三樓鐵皮鋼樑鋁

窗馬賽克，四格方型招牌只「戲」字可辨，入口通往木樑架撐搭的幽暗穿廊，修遠追著靜追到了盡頭，一方小廣場，光自天井落下：

「你在哪裡啊？」修遠大喊。

「我在這裡！」靜說。

「你到底在哪裡啊？」

「你要找我啊！」

「那我去捉你囉！」修遠發現戲院的售票口，廢棄封死，水泥牆與木板高築，修遠繞了兩圈：

「我在這裡啊！」

修遠看到，售票口上頭，木格柵氣窗勉強開啟，長條形光線如扇子收束，映照在靜的臉上，透過空隙，靜單睛、吐舌、嘻嘻笑：「這是我外公朋友的 Theater，我小時候都在這裡捉迷藏，你當然捉不到我，有時玩到一半，媽媽就來叫我，我們就去逛街了。」靜說。

「對我們鄉下人來說，逃城可是個樂遊園，這裡有百貨公司、逛不完的商店、吃不完的餐廳、電動玩具店，當然還可以看電影，每次我爸說要來逃城，我都高興地跳起來。」修遠說。

「你真是個鄉巴佬，逃城有這麼好玩嗎，怎麼我都不覺得……這裡蚊子好多，我要下去了。」靜從窗戶縫隙消失，一聲尖叫，傳來東西倒落的聲音，修遠發現一道小門，推開跳上樓梯，浮塵中，靜跌倒在地：

「怎麼了？」修遠問。

「好痛！」靜握住小腿，指縫滲出鮮血，從口袋掏出手帕，一團墨黑，剛才擦鬍子的墨筆殘留，修遠拿出隨身的衛生紙止血，靜音聲憤怒：「可惡，我的人生被詛咒，被那個女人詛咒了，總在我最快樂的時候，要我難堪！」

「你還好吧？」修遠問。

「沒事，破皮而已，你先去藥房幫我買藥水紗布。」靜站了起來。

回到老洋房，包紮好傷口，兩人坐在二樓客廳，靜幽幽回憶：

「我阿公阿嬤很早就過世，我爸小時候寄養在叔公家，跟我媽是國小同學，外公看我爸是孤兒，成績特別優秀，十分看好，就提供我爸讀書生活的所有費用，我爸也很厲害，一路名列前茅，考上醫學院，畢業後拿到醫生執照後，就跟我媽結婚，我外婆早死，只生了我媽，沒有男的，我爸就住進外公家。」靜說。

「所以你爸媽是青梅竹馬，真好。」修遠說。

「有什麼好的，我爸媽感情又不好，尤其媽媽生我之後，子宮受損，找了無數家婦產科，還是無法懷孕，我爸很失望，兩人常常吵架。」

「這種事有什麼好吵的？」

「你問那麼多幹嘛！」

「不好意思。」

「我好想我媽，跟我去看她好嗎？」

「什麼，不要吧，哪有那麼早的！」

「我媽已經不在人間，你怕什麼呢？」

陽光如此燦爛，墓園如此陰森，如黑白片，斷斷續續出現雜訊，幽暗的樹倒映修遠眼睛，剪影沉在視網膜的最底層，修遠跟著靜走，踩過枯葉，聲音灰敗脆弱，如老電影雜音，持續到一座白色墳墓前，修遠將剛買好的花，交給靜，靜雙手捧到墳墓前，跪下、閉眼、喃喃自語。

樹影婆娑，微微有風吹過微微：

「剛才在戲院絆倒，我就在猜，是媽在想我了，果然沒錯。」靜站起來，眼眶泛紅。

「冒昧地問，伯母是怎麼走的？」修遠小心翼翼。

「胃癌……張修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問了！」

「抱歉！抱歉！」

「你知道我剛才跟我媽說什麼嗎？」

「腳受傷的事。」

「你怎麼都往壞處想。」

「那就是去老洋房玩囉！」

「Yes，跟我媽說，我跑回外公的家玩，那是爸爸絕對不敢去的地方，還說我們跑上三樓，回到過去住的房間，好懷念。」

「是真的很好玩沒錯。」

「然後，我說，今天帶來的同學，叫張修遠，他是個怪人，常買很難的書折磨自己，聽很冷門的音樂，是個討厭的人，但最令人討厭的，是他脾氣很好，打他一巴掌，不會生氣。」

「你再打一次，我就會生氣。」

「我不敢，你不敢啊！」

「開玩笑的啦！」

「張修遠，我很羨慕你，家庭和樂，脾氣又好，不像我脾氣差，常常控制不住，但我實在身不由己，你知道嗎！我媽過世後，我爸娶了一個賺食查某、賺食查某，你知道那是什麼嗎？」

「我之前特地去查英文單字：prostitute」

「沒錯，厲害，我爸竟然叫那個 prostitute 來管我，shit！她人又醜又壞，在醫院指揮來指揮去的，我常對他大吼大叫……我越想越氣，我好恨好恨……剛才我跟媽說，我想成為畫家，我立志要成為畫家，我一定要離開爸爸、離開逃城，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。」

「相信伯母一定聽見了。」

「是的，她聽見了，還跟我講悄悄話。」

「真的還假的？」

「剛才有陣風吹來，我就聽，一開始聽不清楚，我就集中精神，想媽媽的模樣，好不容易聽清楚了，那句話，是媽媽死前，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。」

「伯母說……」

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你都要愛爸爸，一輩子都要愛著他。」

靜流下眼淚、流下滴滴眼淚；失去表情、失去生命的石膏像，修遠呆在旁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